

人间美好

高明昌

前几天的一个早晨,天气还有点冷意,我去了江南路菜市场买菜,然后转身去了路口的地摊那边,我想从老爷爷、老奶奶那里买点青菜回去。我很早就习惯了这种做法,这也是爷爷在世时对我的要求。今日买哪一位的菜,还没有想好,就跨脚了,却听见十米开外一位几乎是蹲地而坐的老爷爷的喊声:前头有水啊。我一看,脚前一米左右,确实有一摊水。水与清灰的水泥地差不多颜色,我怨自己突然有了点色盲,朝老爷爷笑笑后向前走了。

我来到了一位老奶奶摊前,想撩开老奶奶用薄膜遮住的蔬菜,老奶奶疾快地伸出手,挡在我手的前头,轻声说,弟弟,湿的呀,我来弄。我缩回了手,不是怕湿手,而是想让老奶奶的那份爱得到呈现,也温暖我一下,我与奶奶就多些喜悦。老奶奶问,弟弟,你买多少分量?我说多点。老奶奶说,买两斤吧,明天再买。老奶奶自做主,给我称了两斤,然后将菜装袋后递给我。我真想说奶奶真好,但我没有说,说不出来。我已经没有奶奶几十年了,我愿意眼前的奶奶就是我奶奶。我愿意明天再来。买菜是一个开心连着一个快乐的幸福时光,心里就涌出一个感受:人间美好。

二十几年前的一个深秋,我到吴江八圩镇的石头村去。去这个村,需要乘三刻钟的水船。人在船上停,船在河面行,两边都是白亮的芦苇,越往里开芦苇越多,到后来就成了芦苇荡。我难得见到这样的景致,新奇、兴奋,侧身将一只手放进了水里,手心不时地舀起水来,用力过大了,水就溅湿了身旁一位青年的衣裳,我急着要向青年致歉,却看见了那张亲切、随和的脸,青年人说,没事的,我正想洗手呢。说完低头将手伸到了水里,双手对搓了四五下,一切顺达与安宁。我惊异了,感激之情充溢胸口,暗想,今后我也要这样做这样的事情。回望那青年,我看见他正看着芦苇,神情专注。那时的我等着下船,我要正式表达一下我的敬意。下船后,大家走散了,我人前人后地找,找不到,却看见一个人坚实的背影,像极了那个小青年,但我没有奔过去。此时的我认为我的致敬已经多余,因为像他这样的人,心胸、境界,已经装得下任何的意外,再找纯粹是安慰自己,自私了。我决定不找了,走了,但到今天,那个洗手的动作,那个亲切的神情,时不时地浮起、想起,想起就想再一次去趟八圩镇,也去一次石头村。

那个暑假,我在古华路上走着。路两边行道树的树杈相互交错,路面铺了一层碎影,看不见手脚的风轻拂着,像是母亲温柔的扇子风,清幽、清凉。不多时,迎面走来一位年轻的母亲,一碰面就说,您是高老师哇?我说是的。我想跟您合个影。我问为什么?她说,我女儿是育秀学校的学生,前天回来,告诉我她得到了一本您写的并签名的书,我要和您拍张照片,我要让女儿看一看,我与您在一起。我有些愕然,想拒绝,但我很快理解了这位母亲的心思,一个作家的写书、出书,甚至合影以外的话题,对有的人说来一定有意思、有意义,特别对纯真的孩子。我同意了,咔嚓声过后,我以为做了一件好事,我们都期待孩子的未来是灿烂的,但灿烂需要一片阳光,阳光是母亲,以及母亲认可而找到的那些很微妙、很微小事情。

人世间的数不清的美好,有许多是别人创造的,只有懂得关照,阳光才普照。

作为熊孩子的家长,每到学期大考后就是一阵煎熬。回忆前阵子的事件,直至今日都让我这个中年老母亲感到“心惊肉跳”。

那是期末考查结束后的一个晚上,我接到了班主任的电话。她告知儿子期末考得不太理想,包括儿子平时最“拿手”的数学。隔了一天,我从数学老师那里得知,考试前两个周末,孩子对于老师布置的复习题竟然“置若罔闻”,一道也没做。“我之前都没跟你们说,我对你家儿子算是很尽心了,那些题事后是我利用午休时间盯着他补完的。但孩子这样的学习态度,考试结果马上就是给“颜色”看了。”数学老师的语气里有些无奈。得知这个消息,我和老公怒火中烧:因为他之前总是对我们讲数学作业在学校晚托班做完了。老公更是对儿子放话:要么让他自己报警,要么就老老实实地“吃顿生活”。

未料,儿子想也没想就当着爸爸的面打了110!当民警按响我家门铃的那一刻,我的手不自觉地发抖。

“告诉我,你的诉求是什么?”警察问。

“我不想让爸爸打我。”儿子气嘟嘟地鼓着嘴。霎时间,屋里的空

文学与艺术,如何定性或区分雅俗?古人以庙堂决定,如唐太宗欢喜的王羲之、乾隆三希堂的藏品,当然是艺术珍宝了。能入帝王法眼,岂不天庭花开?接近庙堂之人也是一条给自己的文学艺术背书的捷径。

先说说孟浩然。孟浩然是盛唐田园诗的开创者,与王维齐名的。王维出将入相,自有诗名在外;孟浩然终身不仕,要传播诗名也是难的。于是,只有混朋友圈了,最后归隐时已大得诗名。40岁时,孟先生进士举,不第。不第又怎样?我诗好啊,在太学赋诗,名动公卿,一座倾服。这种直播并非第一次,其25至35岁,辞亲远行,漫游长江流域,广交朋友,干谒公卿名流,以求进身之机。如登岳阳楼作《望洞庭湖赠张丞相》。开元14年(726年)夏秋间,孟浩然于维扬一带结识李白。开元16年(728年)初春,他在长安作《长安早春》,抒发渴望及第的心情。

当年孟浩然39岁,然而,科举仍不中。同年,他与王维相识,终成莫逆。王维为孟浩然画相,那真是莫大的荣誉了。传说王维曾私邀其入内署,适逢玄宗至,孟浩然惊避床下,王维不敢隐瞒,据实奏闻,玄宗命出见,孟浩然自诵其诗,至“不才明主弃”之句,玄宗不悦,说,卿不求仕,而朕未尝弃卿,奈何诬我?遂放归襄阳,终失良缘。

开元23年(735年),孟浩然途经江夏再会李白,李白作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,于是,谁人不识孟浩然!北归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久闻孟浩然之声名前去襄阳拜访,孟浩然背疽刚愈,纵情宴饮,疽发而亡。所谓兄也朋友圈,其亡也朋友圈。

董其昌在明代也是一

气很凝重。这还是我儿子吗?少年叛逆期提前了吗?我突然觉得这个十岁男孩好陌生。记得小时候,若是考试成绩不佳,我在家都不敢抬头讲话,生怕父母批评。至于“故意”不做作业,更是我想也不敢想、更不敢做的事情。而他,居然全都干了!

“我可以建议爸爸不用体罚方式。但子不教,父之过。父母对你的

逃不过的修行

池 絮

错误有责任管教……”这位警察小哥不愧是“金牌调解员”,在弄清楚事情来龙去脉后,经过一番批评教育,儿子渐渐低下了头,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

事情暂时告一段落,但一堆问题仍摆在面前:小学成绩是等第制,差距不明显,今后上了初中该怎么办?儿子撒谎不做作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,今后该怎么杜绝?这次他逃过了一顿打,会不会就此尝到甜头,以后继续对外“求救”?……想到这,我的心情一直好不起来。他爸爸更是气得一连几天都不跟儿子说一句话。

直到有一天,一年一度的高考成绩放榜后,我在手机上刷到一位湖北

个风头无二的书画大家了。他在万历17年(1589年)考中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,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,也就是帝师了,那他要混什么名流圈呢,自有非名流和名流来圈他的,攀龙附凤者或拍马逢迎者比比皆是。当然,董天分也高,他师法于董源、巨然、黄公望、倪瓒,笔致清秀中和、恬静疏旷,用墨明洁隽朗、温敦淡荡,青绿设色,古朴典雅,倡“南北宗论”兼有“颜骨赵姿”之美。他的《秋兴八景图》《白居易琵琶行》等画作及言论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巨大,东林派、公安派与之结交,反东林党人也与他惺惺相惜。明朝著名画家蓝瑛、王鉴、袁枢等以拜其为师而荣。康熙、乾隆都以董的书法为宗法,备加推崇。在一个以皇家为群主的书画朋友圈,主推董

其昌,他能不红吗?

董其昌的命也没有东坡那么背,察言观色是一流的,政治风云起的时候,他就找个由头回故乡匆匆秋兰以为佩,躲过了“妖书案”“楚太子狱”,风平浪静的时候就任礼部尚书去忧其君。他为官十八年归隐二十七年,就这么个书画政治双绝的不倒翁,他的朋友圈师生圈门生圈该有多大?

当然,你不能说混朋友圈的仅靠了名头,其实不然。王献之是书圣的儿子,临帖十八缸水皆尽,也是够用功的了。智永和尚携天下第一行书《兰亭集序》法帖,在藏经楼上临帖三十年始成一代大家。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也是

据“上海发布”,2023上海民生访谈第十三期嘉宾、市交通委领导透露,要进一步积极推进公交电子站牌“墨水屏”建设。我举双手赞成。

很喜欢这名称,起得贴切、通俗又文雅。当然,也确实很喜欢墨水屏,公交站台上的。——走上车站,

家长发的帖子:“儿子今年高考总分189分。查完分数,我带儿子去吃了一顿海鲜自助餐,告诉他考试这事儿就此翻篇。从今往后,你就要进入社会这所大学。学业不好没关系,人品一定要好,做事态度要认真……”见惯了晒高分的家长,敢于如此在网上公开“曝家丑”的倒是不多见。孩子考了这样的分数,还能淡定地带娃去“打牙祭”,这得有多强大的内心支撑才可以?顿时,我开始自我反省:一次考试的“滑铁卢”,是不是就应该否定孩子的一辈子?孩子宁愿打110而不愿挨打的背后,是不是反映了平时的家庭教育过于严苛?

念及此,我迅速重新拟定孩子的暑假学习计划,以巩固基础为主,不再加难度。展览、旅游安排起来,释放男孩子的天性,重新修复紧张的亲子关系。儿子爱上了煎鸡蛋,趁着放暑假,我鼓励他每天早上自己动手做,或许今后家里多一个饭店大厨,也不是啥坏事……

接纳孩子的不完美,的确需要一个过程。不过,对于大多为人父母者,陪伴孩子成长本就是人生旅途中一段逃不过去的修行,不是吗?

强光下,动物们会顿失方向,慌乱无措;人则会焦躁不安,神经错乱。捕猎者利用光来捕猎,而被捕猎的物种则是利用黑暗来作掩护。人造的光本为明路,拿来照人,显得很厚道。

邻家在宅前的马路边上刨出一小块地,种下些许作物,其他都有收成,唯独豆科植物无果。原因很快找到,是彻夜长明的路灯破坏了植物生物钟的节律。植物喜阳,但不一定喜光。植物和其他生物一样,日长夜息,如果夜间室外灯光照射植物,有碍其正常生长。

每年夏至,我国的第一缕曙光两三点钟就亮了大兴安岭,岭上的樟子松送走晚霞没多会天就又亮了,等于无眠。这是老人在循规办事,才不管动植物有多大意见。

大兴安岭的夏至让我记忆犹新,晚上十点钟刚踢了场球,踢累了,天不暗也得睡,把头蒙起来睡。

现在的窗帘遮光性极好,如果不设闹钟常会睡过头。所以我把窗帘留条

二十年足不出户才名扬天下。传说未必实有,但是也印证了艺术实践的刻苦自励的重要意义。

宋代的蔡、苏、米、黄,诗书俱佳,那也是另一种美学的朋友圈,是更高层次的圈。其中,除飞白散草的蔡襄包裹着权力外衣以外,苏东坡、米芾、黄庭坚都是开了一代书风的,如米芾的曲笔、黄庭坚的长枪大戟。苏东坡稍弱,但他的文名足以弥补他书法上的个性不足。在唐宋八大家朋友圈的他,或欧阳修或韩愈,哪个不书文辉煌、赫赫艺坛的?奇!

现代文学艺术圈当然也不能例外。文学艺术背后的朋友圈之最高级的性价比比,应该是思想、智慧、艺术上的历史地位,是对人类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力量。

墨水屏

赵韩德

急切寻找车子将要到达的时间。看到墨水屏那淡然镇定的神色,就像见到一幅水墨斗方,情绪悠然安定下了,静静地等待必然到来的车辆。墨水屏信息很准的。只是,郊区、乡镇的公路车站上,大多还没有安装;我们旅人匆匆赶到这些站点,心里便有点惴惴,空落落,不踏实。在采用墨水屏之前,车站显示屏好像是彩色的LED版,五彩缤纷,炫目,心情稍会添些许毛躁。色彩缤纷里夹几行小字,凑近看,是车子时

间,颜色不停闪烁,要捉住它们,得眼神好。

静静的墨水屏,斯文,专心,安然,准确地显示下一班车的到达时间。数字陆续变更着,宁静平和,不露声色,让人信任放心。我想,科技真是了不起;城市交通的管理者,也真有心。据说墨水屏是一种新科技。好的墨水屏能显示丰富的灰黑层次,颇有传统书画的水墨味儿。我每次等候公交,总把它端详一番。

这种汽车站牌,我认为当得起“先进性”和“人性化”。出国旅行,哪怕是在发达国家,也很少见到能与之媲美的站牌。我们城市的细微又细微之处,在散发一种温馨。

不免想起从前的老站牌。老站牌有老味道,和我的人生,尤其是上下班,感情缠绵。

老站牌是很符合广告学原理

缝,见光起床。今年乱套,宅前的路灯加高加亮,常将灯光误以为阳光,只好重又依赖定时。人也有节律,打乱之后老是萎靡不振。

动物每天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循环,以支配自身的生命行为,例如繁殖、进食、睡眠以及躲避捕食者。科学证据表明,夜晚的人工光源对许多生物,包括两栖动物、鸟类、哺乳动物、昆虫和植物具有负面的甚至致命的影响。人工光源如果不合时宜地射便成为一种污染。过去,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,现在所剩无几,数来数去就那么几颗。星星都去了哪?星星们都在,因为人工光源污染了夜空,肉眼看不到罢了。

我知道星星们都在原位,看不到不能怪星星,要怪就怪人类太喜欢光,光亮过头。我插队落户的那个江岛没有电,正因为如此星星才会与我做伴。多亏了星星,那些年给了我一席安宁和许多梦想。心有繁星,沐光而行——这是我当知青时的心境,一段不错的人生。



仙源河畔 (摄影) 贝信号

的。老站牌一般总是和道路走向成直角,使路人远远就能望见。如果牌子太多,那么它们就热热闹闹地攒在一起,花团锦簇,就像高高举起一捧黄色亮丽的大理菊;又像一支火炬,远远地召唤着路人。随着交通的发达,有时一个站点上,会毫不疲倦地高高举着两三簇站牌,蝴蝶展翅般,令行人兴奋。尤其是在傍晚的夕照下、蒙蒙的春雨中和落叶的秋风里,一团团站牌的黄晕,顿使人提前感受到回家的慰藉。这种站牌,简洁,醒目,环保,节约,所在采用墨水屏之前,车站显示屏好像是彩色的LED版,五彩缤纷,炫目,心情稍会添些许毛躁。色彩缤纷里夹几行小字,凑近看,是车子时

在我看来,电子站牌唯

一的“遗憾”,就是它和道路平行。你要找它,有时须先到马路对面细心张望,然后再重新折回来。如果和它处在同一个方向上,加上行道树的遮掩,不到它面前是很难发现的,少了点老站牌那种高擎火炬的气魄和号召力。不过,世上哪来万全之事,或许,这又可能是下一步改进的起点?果然,有一种新老结合的站牌,高高的杆状,顶带标牌,腰附竖式窄墨水屏,字小。

曾经见人,十分有心地在房屋拆迁区域钻来钻去;原来他寻找的,居然是门框上的搪瓷门牌号,说是收藏。可惜我当时没有问他一声,是否也收藏了老站牌。

